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典藏

蔡元培
石头记索隐

王国维
《红楼梦》评论

高语罕
红楼梦宝藏六讲

石头记索隐
《红楼梦》评论
红楼梦宝藏六讲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蔡元培

《石头记》

索隐

王国维

《红楼梦》

评论

高语罕

《红楼梦》

宝藏六评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蔡元培：石头记索隐 / 蔡元培著 . 王国维：《红楼梦》评论 / 王国维著 . 高语罕：红楼梦宝藏六讲 / 高语罕著 . — 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2016.7

(中国学术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5581-1186-0

I . ①蔡… ②王… ③高… II . ①蔡… ②王… ③高… III 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 IV . ①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9339 号

蔡元培：石头记索隐 王国维：《红楼梦》评论 高语罕：红楼梦宝藏六讲

著 者 蔡元培 王国维 高语罕

出版策划 杜贞霞

责任编辑 齐琳 王昌凤

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 232 千字

印 张 16

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电 话 总编办：010-63109269

发行部：010-51396619

印 刷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1186-0

定价：35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蔡元培 《石头记》索隐

- 自序 对于胡适之先生《〈红楼梦〉考证》之商榷 / 3
《石头记》索隐 / 8

王国维 《红楼梦》评论

- 第一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 / 45
第二章 《红楼梦》之精神 / 49
第三章 《红楼梦》之美学上之价值 / 54
第四章 《红楼梦》之伦理学上之价值 / 58
第五章 余论 / 63

高语罕 《红楼梦》宝藏六讲

- 开山白 / 69
一 一面镜子 / 74

2 目 录

- 二 贾宝玉 林黛玉 薛宝钗 史湘云附 / 97
- 三 王熙凤 / 128
- 四 几个奇女子 / 157
- 五 两个老太婆——贾母与刘姥姥 / 198
 - 一、子孙满前的贾母 / 199
 - 二、能富贵能贫贱的贾母 / 206
 - 三、临终一幕 / 208
- 六 红楼梦的宝藏 / 222

蔡元培 《石头记》索隐

自序

对于胡适之先生《〈红楼梦〉考证》之商榷

余之为此索隐也，实为《郎潜二笔》（又名《郎潜纪闻》）中徐柳泉之说所引起。柳泉谓宝钗影高澹人，妙玉影姜西溟。余观《石头记》中，写宝钗之阴柔、妙玉之孤高，与高、姜二人之品性相合。而澹人之贿金豆，以金锁影之；其假为落马坠积淤中，以薛蟠之似泥母猪影之。西溟之热中科第，以走魔入火影之；其瘐死狱中，以被劫影之。又以妙字玉字影姜字英字，以雪字影高字。知其所寄托之人物，可用三法推求：一、品性相类者；二、轶事有征者；三、姓名相关者。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，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菰友，用第一法也。以宝玉曾逢魔魇而推为允弼，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国柱，用第二法也。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，而推为健庵；宝琴之名，与孔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，而推为辟疆；用第三法也。然每举一人，率兼用三法或两法，有可推证，始质言之。其他若元春之疑为徐元文，宝蟾之疑为翁宝林，则以近于孤证，姑不列入。自以为审慎之至，与随意附会者不同。近读胡适之先生之《〈红楼梦〉考证》，列拙着于“附会的红学”之中，谓之“走错了道路”，谓之“大笨伯”“笨谜”，谓之“很牵强的附会”，我殊不敢承认。或者我亦不免有敝帚千金之俗见。然胡先生之言，实有不能强我以承认者。今贡其疑于

左：

（一）胡先生谓：“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，都走错了道路……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《红楼梦》的著者、时代、版本等等的材料，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《红楼梦》里的情节。”又谓：“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，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，著者的事迹家世、著书的时代，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，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。这些问题乃是《红楼梦》考证的正当范围。”案考定著者、时代、版本之材料，固当搜求。从前王静庵先生作《〈红楼梦〉评论》，有云：“作者之姓名（遍考各书，未见曹雪芹何名）与作书之年月，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，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。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，此则大不可解者也。”又云：“苟知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，而《红楼梦》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，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，固为唯一考证之题目。”今胡先生对于前八十回著作者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，与后四十回著作者高兰墅之略历，业于短时期间，搜集多许材料，诚有功于《石头记》，而可以稍释王静庵先生之遗憾矣。唯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，本不在作者之生平，而在其著作。著作之内容，即胡先生所谓“情节”者，决非无考证之价值。例如我国古代文学中之《楚辞》，其作者为屈原、宋玉、景差等。其时代在楚怀王、襄王时，即西历纪元前三世纪顷，久为昔人所考定。然而“善鸟香草以配忠贞，恶禽臭物以比谗佞，灵修美人以媲于君，宓妃佚女以譬贤臣，虬龙鸾凤以托君子，飘风云霓以为小人”，为王逸所举者，固无非内容也。其在外国文学，如Shakespeare之著作，或谓出Bacon手笔，遂生“作者究竟是谁”之问题。至如Goethe之著《Faust》，则其所根据之神话与剧本及其六十年间著作之经过，均为文学史所详载，而其内容，则第一部之Gretchen或谓影Elsässirin Friederike（Bielschowsky之说），或谓影Frankfurter Gretchen（Kuno Fischer之说），第二部之Walpurgisnacht一节，为地质学理论。Heleua一节，为文化交通问题。Euphorion为英国诗人Byron之影子（各家略同）。皆情节上之考证也。俄之托尔斯泰，其生平、其著作之次第皆无甚疑问，近日张邦铭、

郑阳和两先生所译英人Sarolea之《托尔斯泰传》有云：“凡其著作，无不含自传之性质。各书之主人翁，如伊尔屯尼夫、鄂仑玲、聂乞鲁多夫、赖文、毕索可夫等，皆其一己之化身。各书中所叙他人之事，莫不与其身有直接之关系……《家庭乐》叙其少年时情场中之一事，并表其情爱与婚姻之意见。书中主人翁既求婚后，乃将少年狂放时之恶行，缕书不讳，授所爱以自忏。此事托尔斯泰于《家庭乐》出版三年后，向索利亚柏斯求婚时，实尝亲自为之。即《战争与和平》一书，亦可作托尔斯泰之家乘观。其中老乐斯脱夫即托尔斯泰之祖，小乐斯脱夫即其父，索利亚即其养母达善娜，尝两次拒其父之婚者。拿特沙药斯脱夫即其姨达善娜柏斯，毕索可夫与赖文，皆托尔斯泰用以自状。赖文之兄死，即托尔斯泰兄的米特利之死。《复活》书中聂乞鲁多夫之奇特行动，论者谓依心理未必能有者，其实即的米特利生平留于其弟心中之一纪念。的米特利娶一娼，与聂乞鲁多大同也。”亦情节上之考证也。然则考证情节，岂能概目为附会而排斥之？

（二）胡先生谓拙著《索隐》所阐证之人名，多是“笨谜”，又谓“假使一部《红楼梦》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，那就真不值得猜了”。案拙著阐证本事，本兼用三法，具如前述。所谓姓名关系者，仅三法中之一耳，即使不确，亦未能抹杀全书。况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，正是中国文人习惯，在彼辈方以为必如是而后值得猜也。《世说新书》称曹娥碑后有“黄绢幼妇，外孙齏臼”八字，即以当“绝妙好辞”四字。古绝句“藁砧今何在？山上复有山。何当大刀头，破镜飞上天。”以藁砧当夫，大刀头当还。《南史》记梁武帝时童谣有“鹿子开城门，城门鹿子开”等句，谓鹿子开者，反语为来子哭，后太子果薨。自胡先生观之，非皆笨谜乎？《品花宝鉴》以侯石公影袁子才，侯与袁为猴与猿之转借，公与子同为代名词，石与才则自“天下才有一石，子建独占八斗”之语来。《儿女英雄传》自言十三妹为玉字之分析，非经说破，已不易猜。又以纪献唐影年羹尧，纪与年、唐与尧，虽尚简单，而献与羹则自“犬曰羹献”之文来。自胡先生观之，非皆笨谜乎？即如《儒林外史》之庄绍光即程绵庄，马纯上

即冯粹中，牛布衣即朱草衣，均为胡先生所承认，（见胡先生所着《吴敬梓传》及附录。）然则金和跋中之所指目，殆皆可信。其中如因范蠡曾号陶朱公而以范易陶，因萬字俗写作万而以万代方，亦非笨谜乎？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且用之，安见汉军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？

（三）胡先生谓拙著中刘姥姥所得之八两及二十两有了下落，而第四十二回王夫人所送之一百两没有下落，谓之“这种完全任意的去取，实在没有道理”。案《石头记》凡百二十回，而余之索隐尚不过数十则，有下落者记之，未有者姑阙之，此正余之审慎也。若必欲事事证明而后可，则《石头记》自言著作者有石头、空空道人、孔梅溪、曹雪芹等，而胡先生所考证者唯有曹雪芹；《石头记》中有多许大事，而胡先生所考证者唯南巡一事，将亦有任意去取、没有道理之谓与？

（四）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、大端考定，遂断定《石头记》是曹雪芹的自叙传，“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”。“曹雪芹即是《红楼梦》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，即是书里甄贾（真假）两个宝玉的底本。”案中既云真事隐去，并非仅隐去真姓名，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。又使宝玉为作者自身影子，则何必有甄、贾两个宝玉？（鄙意甄、贾二字，实因古人有正统、伪朝……习见而起。贾雨村举正邪、两赋而来之人物，有陈后主、唐明皇、宋徽宗等，故疑甄宝玉影弘光，而贾宝玉影允初也）若以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，而曹寅适亦接驾四次，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，则赵嬷嬷又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，明在甄家四次以外，安得谓贾府亦即曹家乎？胡先生因贾政为员外郎，适与员外郎曹颀相应，遂谓贾政即影曹颀，然《石头记》第三十七回贾政任学差之说，第七十一回有贾政回京覆命，因是学差，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，曹颀固未闻曾放学差也。且使贾府果为曹家影子，而此书又为雪芹自写其家庭之状况，则措辞当有分寸。今观第十七回焦大之谩骂，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：“你们东府里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。”似太不留余地。且许三礼奏参徐乾学，有曰：“伊弟拜相之后，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，以致有‘去了余秦桧（余国柱），来了徐严嵩。乾学似庞涓，是他大长兄’之谣。又有‘五方宝物

归东海，万国金珠贡澹人’之对”云云。今观《石头记》第五十五回有“刚刚倒了一个巡海夜叉，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”之说。第四回有“贾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。阿房宫，三百里，住不了金陵一个史。东海少了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。丰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铁”之护官符。显然为当时一谣一对之影子，与曹家无涉。故鄙意《石头记》原本，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，为亲见高、徐、余、姜诸人者所草，后经曹雪芹增删，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，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。

民国十一年一月三十日蔡元培

《石头记》索隐

《石头记》者，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。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。书中本事，在吊明之亡，揭清之失，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，寓痛惜之意。当时既虑触文网，又欲别开生面，特于本事以上，加以数层障幕，使读者有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之状况。最表面一层，谈家政而斥风怀，尊妇德而薄文艺。其写宝钗也，几为完人，而写黛玉、妙玉，则乖痴不近人情，是学究所喜也，故有王雪香评本。进一层，则纯乎言情之作，为文士所喜，故普通评本，多着眼于此点。再进一层，则言情之中，善用曲笔。如宝玉中觉，在秦氏房中布种种疑阵，宝钗金锁为笼络宝玉之作用，而终未道破。又于书中主要人物，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，如晴雯、小红等均为黛玉影子，袭人为宝钗影子是也。此等曲笔，唯太平闲人评本能尽揭之。太平闲人评本之缺点，在误以前人读《西游记》之眼光读此书，乃以《大学》《中庸》“明明德”等为作者本意所在，遂有种种可笑之附会，如以吃饭为诚意之类。而于阐证本事一方面，遂不免未达一词矣。阐证本事，以《郎潜纪闻》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，所谓“宝钗影高澹人，妙玉影姜西溟”是也。近人《乘光舍笔记》谓“书中女人皆指汉人，男人皆指满人，以宝玉曾云男人是泥做的，女人是水做的也”，尤与鄙见相合。佐之札记，专以阐证本事，于所不知则阙之。

书中红字，多影朱字。朱者，明也，汉也。宝玉有爱红之癖，言以满

人而爱汉族文化也；好吃人口上胭脂，言拾汉人唾余也。清制：满人不得为状元，防其同化于汉。《东华录》：“顺治十八年六月，谕吏部：世祖遗诏云，纪纲法度，渐习汉俗，于醇朴旧制，日有更张。”又云：“康熙十五年十月，议政王大臣等议准礼部奏：‘朝廷定鼎以来，虽文武并用，然八旗子弟，尤以武备为急，恐专心习文，以致武备废弛。见今已将每佐领下子弟一名，准在监肄业，亦自足用。除见在生员举人进士录用外，嗣后请将旗下子弟考试生员举人进士，暂令停止。’从之。”是知当时清帝虽躬修文学，且创开博学鸿词科，实专以笼络汉人，初不愿满人渐染汉俗。其后雍、乾诸朝亦时时申诫之。故第十九回“袭人劝宝玉道：‘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，与那爱红的毛病儿。’”又“黛玉见宝玉腮上血渍，询知为淘澄胭脂膏子所溅，谓为带出幌子，吹到舅舅耳里，使大家不干净惹气。”皆此意。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曰“怡红院”，即爱红之义。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，则吊明之义也。本书有《红楼梦曲》以此。书中叙事托为石头所记，故名《石头记》。其实因金陵亦曰石头城而名之。余国柱（即书中之王熙凤）被参，以其在江宁置产营利，与协理宁国府历劫返金陵等同意也。又曰《情憎录》及《风月宝鉴》者，或就表面命名，或以情字影清字，又以古人有“清风明月”语，以风月影明清，亦未可知也。

《石头记》叙事，自明亡始。第一回所云“这一日三月十五日，葫芦庙起火，烧了一夜，甄氏烧成瓦砾场。”即指甲申三月间明愍帝殉国，北京失守之事也。士隐注解《好了歌》，备述沧海桑田之变态，亡国之痛，昭然着揭。而士隐所随之道人，跛足麻履鹑衣，或即影愍帝自缢时之状。甄士本影政事，甄士隐随跛足道人而去，言明之政事随愍帝之死而消灭也。

甄士隐即真事隐，贾雨村即假语存，尽人皆知。然作者深信正统之说，而斥清室为伪统，所谓贾府，即伪朝也。其人名如贾代化、贾代善，谓伪朝之所谓化、伪朝之所谓善也。贾政者，伪朝之吏部也。贾敷、贾敬，伪朝之教育也。（《书》曰“敬敷五教”）贾赦，伪朝之刑部也，故

其妻氏邢，（音同刑）子妇氏尤。（罪尤）。贾琏为户部，户部在六部位居次，故称琏二爷，其所掌则财政也。李纨为礼部（李礼同音）。康熙朝礼制已仍汉旧，故李纨虽曾嫁贾珠，而已为寡妇。其所居曰“稻香村”，稻与道同音。其初名以杏花村，又有杏帘在望之名，影孔子之杏坛也。（《金瓶梅》以孟玉楼影当时之礼部，氏之以孟，又取“玉楼人醉杏花风”诗句为名，即《红楼梦》所本也）

作者于汉人之服从清室而安富尊荣者，如洪承畴、范文程之类，以娇杏代表之。娇杏即侥幸。书中叙新太爷到任，即影满洲定鼎。观雨村中秋口号云，“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姓仰头看。”知为代表满洲也。于有意接近而反受种种之侮辱，如钱谦益之流。则以贾瑞代表之。瑞字天祥，言其为假文天祥也（文小字宋瑞）。头上浇粪手中落镜，言其身败名裂而至死不悟也（徐巨源编一剧，演李太虚及龚芝麓降李自成后，闻清兵入，急逃而南。至杭州，为追兵所蹶，置于岳坟铁铸秦桧夫人胯下。值夫人方月事，追兵过而出，两人头皆血污。与本书浇粪同意。）叙姬姪将军林四娘，似以代表起义师而死者。叙尤三姐，似以代表不屈于清而死者。叙柳湘莲，似以代表遗老之隐于二氏者。

书中女子多指汉人，男子多指满人。不独“女子是水作的骨肉，男人是泥作的骨肉”，与汉字满字有关也。我国古代哲学，以阴阳二字说明一切对待之事物。《易·坤卦·象传》曰：“地道也，妻道也，臣道也。”是以夫妻君臣分配于阴阳也。《石头记》即用其义。第三十一回：“湘云说：‘比如天是阳，地就是阴。比如一颗树叶儿，那边向上朝阳的就是阳，这边背阴覆下的就是阴。走兽飞禽，雄为阳，雌为阴。’翠缕道：‘怎么东西都有阴阳，咱们人倒没有阴阳呢？’又道：‘知道了，姑娘是阳，我就是阴。’又道：‘人家说主子为阳，奴才为阴，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。’”是男为阳，主子亦为阳；女为阴，奴才亦为阴。本书明明揭出清制，对于君主，汉（满）人自称奴才，汉人自称臣。臣与奴才，并无二义。（《说文解字》臣字象屈服之形，是古义亦然）以民族之对待言之，征服者为主，被征服者为奴。本书以男女影清汉以此。

贾宝玉，言伪朝之帝系也。宝玉者，传国玺之义也，即指胤初。《东华录》：“康熙四十八年三月，以复立皇太子告祭天坛文曰：‘建立嫡子，胤初为皇太子。’又曰：‘朕诸子中，胤初居贵。’”是胤初生而有为皇太子之资格，故曰衔玉而生。胤初之被废也，其罪状本不甚征实。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谕曰：“胤初肆恶虐众，暴戾淫乱，难出诸口。”又曰：

“胤初同伊属下人等，恣行乖戾，无所不至，令朕赧于启齿。又遣使邀截外藩入贡之人，将进御马匹任意攘取，以致蒙古俱不心服。”又曰：“知胤初赋性奢侈，着伊乳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总管，俾伊便于取用。”又曰：“朕历览史书，时深儆戒，从不令外间妇女出入宫掖，亦从不令姣好少年随侍左右。今皇太子所行若此，朕实不胜愤懣。”《石头记》三十三回叙宝玉被打，一为忠顺亲王府长史索取小旦琪官事，二为金钏儿投井，贾环谓是宝玉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，打了一顿，那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。琪官事与姣好少年等语相关，忠顺王疑影外藩。长史曾揭出琪官赠红汗巾事，疑影攘取马匹事。相传名马有出汗如血者，故也。曰“暴戾淫乱难出诸口”，曰“赧于启齿”，曰“从不令外间妇女出入宫掖，今皇太子所行若此”，是当时罪状中颇有中葺之言，即金钏儿之事所影也。

胤初之罪状，又有曰：“近观胤初行事，与人大有不同。昼多沉睡，夜半方食，饮酒数十巨觥不醉。每对越神明，则惊惧不能成礼；遇阴雨雷电，则畏沮不知所措。居处失常，语言颠倒，竟类狂易之疾，似有鬼物凭之者。”又曰：“今忽为鬼魅所凭，蔽其本性。忽起忽坐，言动失常。时见鬼魅，不安寝处，屡迁其居。啖饭七八碗尚不知饱，饮酒二三十觥亦不见醉。匪特此也，细加询问，更有种种骇异之事。”又曰，“胤初居撷芳殿，其地险黯不洁，居者辄多病亡。胤初时常往来其间，致中鬼魅，不自知觉。以此观之，种种举动，皆有鬼物使然，大是异事。”十一月谕曰：

“前灼见胤初行事颠倒，以为鬼物所凭。”又曰，“今胤初之疾，渐已清爽。召见两次，询问前事，胤初竟有全然不知者，深自愧悔。又言‘我幸心内略明，惧父皇闻知治罪，未至用刀刺人。如或不然，必有杀人之事’

矣。’观彼虽稍清楚，其语仍略带疯狂。朕竭力调治，果蒙天佑，狂疾顿除。”又曰：“十月十七日，查出魇魅废皇太子之物。服侍废皇太子之人奏称：是日废皇太子忽似疯颠，备作异状，几至自尽。诸宫侍抱持环守。过此片刻，遂复明白。废皇太子亦自惊异，问诸宫侍：‘我顷者作何举动？’朕从前将其诸恶皆信为实，以今观之，实被魇魅而然，无疑也。”四十八年二月谕曰：“皇太子胤礽，前染疯疾，朕为国家而拘禁之。后详查被人镇魇之处，将镇魇物俱令掘出，其事乃明。今调理痊愈，始行释放。今譬有人，因染疯狂，持刀砍人，安可不行拘执？若已痊愈，又安可不行释放？”四月谕曰：“大阿哥镇魇皇太子及诸阿哥之事，甚属明白。”又曰：“见今镇魇之事发觉者如此，或和尚道士等更有镇魇之处，亦未可定，日后发觉，始知之耳。显亲王衍潢等遵旨会议喇嘛巴汉格隆等咒魇皇太子情实，应将巴汉格隆、明佳噶卜楚、马星噶卜楚、鄂克卓特巴俱凌迟处死。皇长子护卫斋楞雅突，明知大逆之事，乃敢同行。又雅突将皇长子复行咒魇。再此案内又有察苏齐引诱宗室格隆陶州胡土克图行咒魇之事。”

案《石头记》第三十三回：“贾政斥室玉道：‘好端端的，你垂头丧气，嗟些什么？方才雨村来要见你，叫你半天才出来。既出来了，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，仍是葳葳蕤蕤。我看你脸上一团思欲愁闷气色，这会又咳声叹气。’”九十五回：“失玉以后，宝玉一日呆似一日，也不发烧，也不疼痛，只是吃不像吃，睡不像睡，甚至说话都无头绪。”与胤礽罪状中之居处失常、语言颠倒，及言动失常、不安寝处等语相应。第二十五回：“宝玉汤了脸，有宝玉寄名的干娘马道婆向贾母道：‘那经典佛法上说的利害，大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，只一生长下来，暗里便有许多促狭鬼跟着他。’”与胤礽罪状中鬼物凭之、时见鬼魅等语相应。又叙宝玉被魇，有云：“拿刀弄杖，寻死觅活。”叙王熙凤被魇，有云：“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，砍进园来，见鸡杀鸡，见狗杀狗，见人就要杀人。周瑞媳妇忙带着几个有力量的胆壮的婆娘，上去抱住，夺下刀来，抬回房去。”与胤礽所谓未至用刀杀人。及服侍之人称是日废皇太子忽患疯颠，几至自